

考古学家张光直

文学作品集粹

台海出版社

**考古学家张光直  
文学作品集粹**

张光直 著

**台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学家张光直文学作品集粹/张光直著. -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4.11

ISBN 7-80141-368-7

I. 考...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9003 号

书 名 / 考古学家张光直文学作品集粹

著 者 / 张光直

责任编辑 / 吕 莺

封面设计 / 胡 霞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32 印张 / 7.625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台海出版社(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ISBN 7-80141-368-7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考古学家张光直

文学作品集粹

台海出版社



作者 1994 年 4 月摄于台北板桥林家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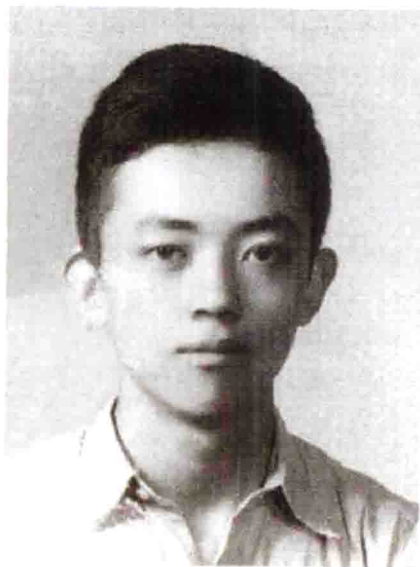
在北平师大二附小  
读书时（约1940）。



在北平师大二  
附中读书时（1945）。



张光直（左）与兄（何标）幼  
时在北平合影（约1935年）。



在台北建国中学高一读书时（1947）。



成名后的张光直。



在美国波士顿家中（1981年）。



在北京长兄（何标）家中（1987年）。



1980年夏张  
光直(左)与兄合  
影于北京西单手帕  
胡同故居门前。



1986年在厦  
门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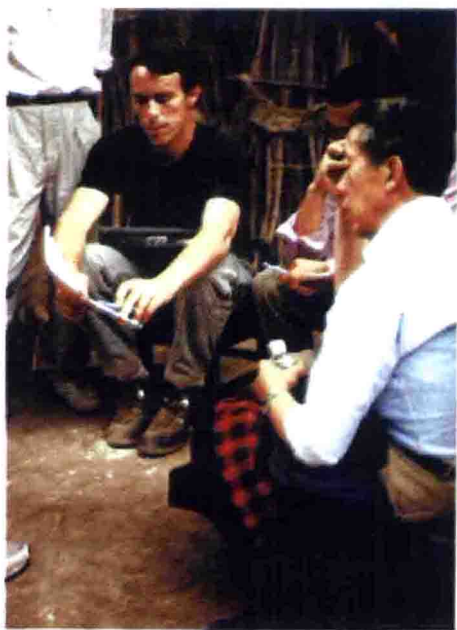
1995年12月张光直（右）与兄（何标）同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在台北“张我军学术研讨会”会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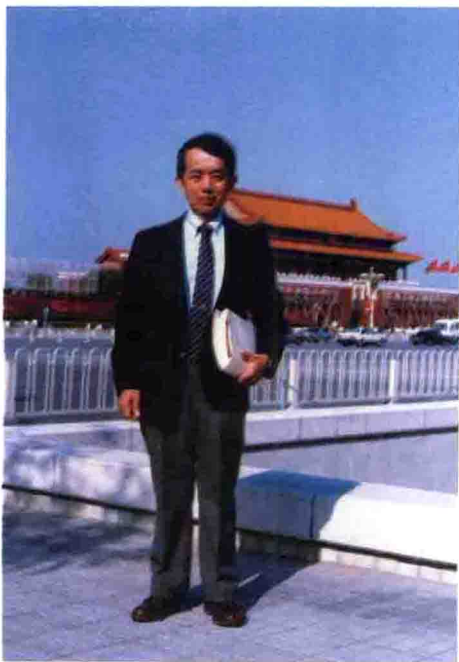
1995年12月与兄（何标）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合影。



在河南安阳考古现场（约1994年）。



在河南安阳考古现场（约1994年）。



1987年9月16日在进入人民大会堂  
接受邓颖超单独接见前留影。

## 编者的话

何 标

张光直(1931~2001)原籍台湾台北板桥,出生于北京。15岁随父母迁返台北,就读于建国中学。1949年在台当局镇压进步学生的“四·六”事件中被捕坐牢一年。出狱后入台湾大学考古系,后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曾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及文理科学院院士;为祖国大陆多座大学聘为荣誉(客座)教授。出版有《中国青铜时代》、《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笔记》等中外文学学术著作。2001年1月病逝于美国波士顿,享年70岁。

张光直自幼受其父台湾老一辈文学家张我军影响,酷爱文学。在台北读高中时,就以“张植”、“小生”、“何无感”

等笔名，投稿《新生报》发表文学作品多篇；上世纪80年代，以“吴襄”为笔名在旅美华人刊物用“小人物速写”栏目发表小说三篇，全文未写完即终止。1975年在台编辑出版张我军先生的第一部文集，继而再版为《张我军诗文集》。逝世前又在台撰写出版回忆录《番薯人的故事》一书。其文学作品别具一格，颇为读者欣赏，说他“具有相当高的文学天赋”；“文风优雅，不事渲染，而且常常蕴含机智”（见罗泰《追忆张光直》一文，载于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四海为家》）。张光直自己也说过：“如果不去从事考古，也许会成为作家。”

2002年8月北京《人民日报》刊出题为《张光直的精神魅力》的文章，说：“凡与他交往的人，都说他为人厚道，学问了不起；”认为他“往来各地，沟通有无，胸襟博大，最少偏见，真正可以说得上是国际化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可见在他逝世后，怀念者不仅

限于亲友和考古界人士；而他的资质、才气和品德，还有待从更宽广的角度加以审视。这是我答应为出版社编辑这本纪念他逝世三周年一书的重要原因。

张光直的文学作品由于是业余创作，数量不多，凡收集到的都已收进本书。《中国文物报》曾开辟专栏发表过他的100篇短文，台湾报刊也登载过他的一些杂文，大都是用文学笔法写有关考古方面的评论，本集仅收入少量作为范例，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他同记者和学者对话记录以及寄给我的10封来函，涉及文化和文学问题，述及他对一些问题的观点，故全文或摘要编入书中以飨读者。

《番薯人的故事》是张光直最后遗作，书中首次披露他在台湾“四·六”事件坐牢时亲身经历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见闻，引起海峡两岸读者的兴趣。此书原稿曾寄交给我征询意见，因他的病重和错过彼此见面机会，未及当面交换意见书即在台仓促出版。现

将我对书中一些人和事的背景资料以及原稿错情校正撰文附于其后，以兹弥补。

本书附有光直几位亲人、至友、同道及学生对他的回忆和悼念，这些文章有的从未发表过，有的散见于一些报刊。现仅择其中少量刊出，以纪念他的逝世和作为读者了解他生前在作文和做人方面情形的参考。

2004年5月于北京

# 张光直的精神魅力

(代序)

李零

张光直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他走后，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说他为人厚道，学问了不起。可是没有见过他的人呢，他们除了读张先生的书，要想了解张先生这个人，就比较困难了。为此，我们编了这本纪念集，一方面寄托我们的哀思，一方面彰显他的业绩，让读者知道，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摞书，张先生的精神魅力究竟在哪里。

张先生这一辈子，从北京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然后又回北京和台湾，往来各地，沟通有无，胸襟博大，最少偏见，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的学者。但在张先生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他还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既会说“标准的京片子”，“也会说台湾

话，”虽学过日文，但“从小就不喜欢日本人”，自认为是台湾人，但也是闽南人和中国人的“番薯人”。他对他的故土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有诗一般的魂牵梦萦，又透着淡淡哀伤。

有件事也许应该特别提到，20世纪80年代，张先生第一次回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他小时候呆过的地方。在那里，他看望过一些“故人”，勾起难忘的回忆。后来，他以“吴襄”为笔名（此名恐怕是“无乡”的谐音，正像他母亲易名“心乡”，是个寄托乡愁的名字），在《秋水》杂志上发表过三篇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从角色类型讲，我们都很熟悉，但和张先生的记忆对比，反差太强烈。这些故事，有些就是张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里当真人真事讲，其实是属于历史性的东西。张先生笔下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真诚、有理想、舍身忘我。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结局又怎么样呢？他们的结局好像很惨，至少是命



途多舛，让这个在北京深受感染而且在台湾蹲过监狱的他，有一种不知家在何处的悲凉。

第三篇小说的结尾，“老张”递给主人公“我”的杂志上，那个《万世师表》剧中对旅美学人提出的问题令人震动：

将来若是你们的孙子  
孙女——不论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问你说：“爷爷，你在中国最艰苦的时候，给中国干了些什么事呢？”请问你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让置身局外、独善其身的主人公发怔半天，一时说不出话来。

当我们读到这里，不禁又会想起，张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最后说的那段话。他说他是受了50年代以前的刺激，才去探讨“人之所以为人”，但50年以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还在